

回首走難的過去

筆者曾經在老牌名校讀書，在殖民地時期受着西式教育，但還是稍稍接觸了一些中華傳統文化，比如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，和各種各樣的中國文化、成語、禮儀等。但不久以後，我認爲西方的教育制度可能更好，爲此，我負笈海外，在英國、美國和加拿大也曾留學，大部分的求學歲月都是受西方的教育制度、思想文化薰陶。

【四讀通過】

WWW.LPNORTH.HK



因着這樣的教育背景，筆者自小就是一個理性、實際的人。讀書時我所學的都是應用科學，大學讀的則是工程，後來更修讀法律。學成回來，筆者曾經在港工作。幾年以後，又覺得香港工作環境不及外國好，回來後又要重新學習中國的語言、文化，倒不如再回去外國工作來得自在。不過，人離鄉賤，在外國人眼中，不論你講英語多地道、生活習慣多洋化，他們始終當你是異族。九十年代以後，眼見中國發展愈來愈好，日益文明、先進，筆者又再回港。這次回來，不只要重新適應，爲了事業更要北上發展，學習內地的一套文化及普通話。如此一來，筆者的前半生就是這樣周旋於東西方之間。也是八、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的寫照。

回歸以後，香港縱使經歷過幾次考驗，仍然算是太平繁華；祖國更是發展神速，由幾十年前落後頹唐農業社會，搖身一變成爲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。忽然想起，父母在我小時候經常提起的「走難」經歷。幾十年前，中國受盡各種戰亂、天災，人們爲了尋找更安定的居所，紛紛「走難」。

現在明白到，不論你走到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，你是中國人的事實都不會改變的。當年基於理性的抉擇未必是錯，但隨歲月經過，人才會漸漸體會到對祖國、對家的那種情感之重要。現時我唯一希望的，就是子孫們「逃難」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、香港和中國都可以更強大更繁榮地發展下去，因此，身爲香港人、中國人，我們每一個都有責任爲國家貢獻。

錢志庸 四讀通過

本欄逢周一刊出兩位政壇新晉對時事的點評。